

家禮考證

天



家禮考證序

冠昏喪祭禮之大節也君子居家必有吉凶之用  
故子朱子集此四禮著為一書名之曰家禮欲使  
人人熟講乎此無臨事顛錯之失也顧其為書出  
於先聖遺經微辭奧義有難盡識學者病之我先  
師芝山先生聞道甚早學本為已博極羣書研窮  
義理而於禮學着工尤功遂就此書探賸幽隱凡  
文字之未解者事物之難究者考其出處而明之  
多引經史而證之間亦附以己意使後之學者開  
卷瞭然有若親承提誨於函丈之間豈不為後學  
之大幸但冠昏之禮則先生之所以考證者皆為



已成之書而喪禮自成服以下至于祭禮則皆未  
及編摩余所藏家禮一冊乃先生親自批點者也  
考出諸書或書諸冊端或記於別紙皆先生手筆  
蓋欲收輯成書而未及為也同門諸友取此冊中  
所錄續之於下略而未備誠可惜也夫禮者根於  
天理而入之於性者也隨遇而行各目其情而節  
文則一言一字之或有疑悔固無損益於其間而  
先生之竭心思耳目之力必欲使無一毫之未盡  
者其為後生計可謂至深切矣噫冠昏之義喪祭  
之文備載於禮經而朱子集之為家禮朱子好禮  
之心即先聖之心也四禮既備兼有註疏而先生



猶慮夫世益下而禮益壞著考證以明之先生好  
禮之心即朱子之心也傳所謂其揆一也者豈不  
信哉嗚呼修齊治平之道自家而國以先生之道  
德文章若使遭時而羽儀則為國以禮之效豈可  
勝言而蘊而未發天不假年使考證一篇與家禮  
俱為未成之書哲人其萎之慟與天地無終極矣  
南伯閱公應將行余持此書造請曰此先師之所  
著者非獨我門弟之所寶抑斯文之所重也子其  
鋟梓以壽之閱公慨然領諾而去今當劊劊之役  
益坊傷恫之懷錄其梗槩以寓追慕之誠其敢曰  
序引先生之文乎哉

丙戌九月下澣門人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春秋館事世子右賓客金墉謹書

家禮考證卷之一

序

儀章度數

陳氏曰儀威儀也章文章也胡氏曰度制度也  
數數目也許氏曰文章是小目數者隆殺多寡  
之數也

常體

記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  
成人

折衷

衷中同朱子曰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



其中又曰折衷者摺轉求取中衷只是箇中史  
記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

貧窶

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也

從先進

見論語先進篇

謹終追遠

見論語學而篇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之為謹朱子避國諱

童行

按續綱目集覽行舍浪切童行也童行猶言童  
維之行禪家稱年少有髮者謂之童行如韓詩

國所稱老行者老人之輩行也陳氏傳曰嘉之  
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  
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  
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

### 易簣

見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  
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  
而曉大夫之簣歟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曰華而曉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末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  
幸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  
甯之愛我也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己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後註華者蓋歸  
之美好曉者節目之平瑩簣簣也瞿驚貌呼  
氣之聲彼童子也童子知禮以曾子未嘗為  
大夫故言床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  
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  
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  
易之則非大  
賢不能矣

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

今儀禮經傳  
通解是也

儀禮

賈氏曰周公攝  
政六年所作

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陳水先生陝州夏縣人父池再任  
光州光山令生公因名光哲宗朝拜相封溫國  
公謚文正所  
著有書儀

程氏

伊川先生文集  
有昏儀祭儀

高氏

名閱字抑崇四明人紹  
興初為禮官有終禮



橫渠

即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卒官于西諸  
孤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世稱  
橫渠先生所著  
理窟有表記篇

韓魏公

名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登進士第嘉祐中拜  
相封魏國公謚忠獻以德量文帝政事功業為  
第一

愛禮存羊

見論語八佾篇○或問四先生壇朱子曰二程  
及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之  
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好其中與古不甚  
相遠是七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若昏禮  
則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祠堂

報本反始

記祭義曰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反始以厚其  
本也應氏曰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郊  
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陳氏曰報者酬之  
以禮反者追之以心

尊祖敬宗

記小記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禘也疏云  
宗是先祖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  
子者尊崇祖禘之義也

古之廟制不見於經

按廟制經無明文但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  
爾雅之文前廟後寢鄭康成之說兩下五架之  
制見于賈公彥之疏義至於體制向背則賈氏  
以爲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  
穆居西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  
中央通門而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  
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大夫有三廟亦然  
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  
而南朱子以孫氏爲是且曰廟皆南向各有門  
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今據諸家所說如此而  
已



### 文潞公

名彥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歷事三朝出入將相以太師致仕封潞國公謚忠烈

### 西京

宋都汴以洛陽在汴西故稱西京

### 影堂

畫像謂之影張子曰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按楚詞像設君室靜安間世俗之祠影蓋本於此

### 古命士得立家廟

周禮春官大司馬一命受職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賈氏曰命者士得于命為正吏也府史之屬皆官長自辟除也禮記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陳氏曰適士上上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十皆得立二廟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

長者 立一廟庶士府史之屬王制庶人祭  
寢陳氏曰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二  
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上  
或間官師一廟只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  
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  
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  
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其  
面甚大皆具門室寢非如今人但以一室  
之又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福却於廟  
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孫氏  
曰唐諸家祭儀皆闕元禮文武六品以下  
於庶人祭于正寢國朝士庶相因九登朝籍者  
得祭三世古之朝天子者  
謂之大夫蓋今之朝臣也

### 寢廟正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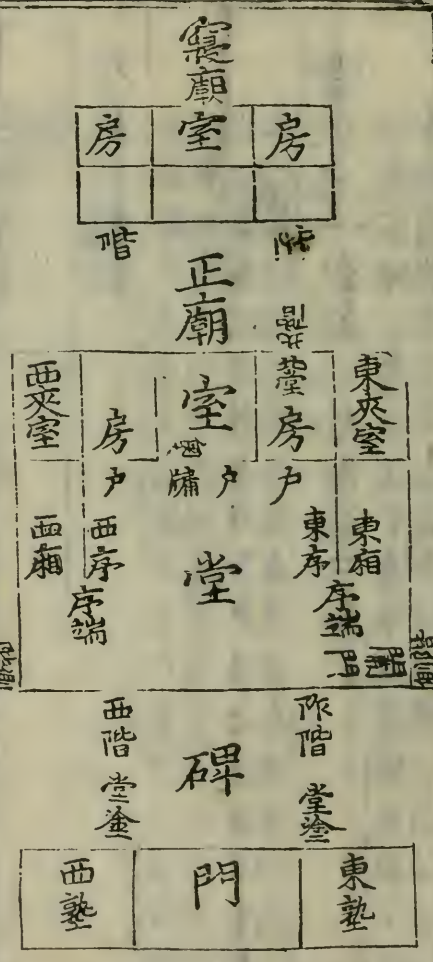
鄭氏曰前曰廟後曰寢月令凡新物宅薦寢廟  
賈氏疏曰梁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兩曰廟無曰  
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也朱子曰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則一世一  
廟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  
次而南天子太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不遷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遠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  
 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三代之制其  
 詳雖不得聞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  
 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各為都宮  
 以序昭穆至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  
 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  
 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  
 為同堂異室之制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  
 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  
 西為室此大夫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牖西  
 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戶之東牖之西近南  
 各有兩廂雅所謂有東西兩廂曰廟是也南之後  
 別有寢以藏遺衣冠祭則授尸以服之其制如  
 廟而無東西兩廂雅所謂無東西兩廂曰寢是也  
 按鄭氏以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  
 東房西室劉氏之說蓋本於此○或明七廟昭  
 穆之說朱子曰後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為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是  
 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今按



此說則一昭一穆為宗者朱子姑從諸儒之說而論之也



無貴賤止有豐殺踈數不同

陳詳道曰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簋豆出自東房大射薦脯醢由左房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皆相類蓋言左以有右以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司而知鄭氏謂大夫上無西房恐未然也今按陳說如此故具東西房之制于圖中觀者詳之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震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疎數之不同耳親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疎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裕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豐稷如祖已曰典祀無豐于類之

乃是奧處也

室西南隅為奧坐奧故面東白雲許氏曰自室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寗音香東北隅為寗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寗次為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奧

嘗欲立一家廟止外用簋子

四堂字補註當依室字是今按少牢疏云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之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簋以前名曰廣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是一架之開廣也

室也今按朱子家廟五架之制架即村也即此  
兩下五架之制而棟北一架通作室以板隔截  
分作四室每室置一代位牌室外以簾垂之也  
龕按韻書及他訓義皆曰塔下室也又見法華  
經佛以右指開寶塔戶又禪書有塔戶自開之  
說蓋塔下有室亦有戶有時開閉也杜子美詩  
曰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蘇子瞻詩又曰只  
有彌勒為同龕僧之居室亦以名龕也然羅先  
生有獨寤龕朱子亦有寒龕獨寤人之句是世  
俗亦通以名室矣其制狹小其狀類龕者以  
名之耳勿軒熊氏賦滄洲精舍有小神龕之句  
王介甫詩亦曰終日對書龕謂藏書之度閣以  
板為之龕戶舍  
又括舍切

### 位牌

按神主乃伊川先生所制自宋以前士大夫家  
只用牌子朱子曰江都集禮晉荀勗祠制云祭  
板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以  
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楷書亦得云云溫  
公用大板  
子云



或堂或廳

堂即正寢也。廳即聽事也。顏師古曰：古者治宮，慶謂之聽事。後語者直曰聽。加广作廳。徐氏曰：漢晉以來謂之聽事。六朝始加广也。

京師

春秋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朱子家廟五架之圖



按朱子之說，既曰小五架，屋

又曰小祭祀時只就其處

大祭祀則請出，然則其制夫

必具東西廂，但如寢廟之制

今姑具圖于此，以見同堂異

室之制，可以倣此而立也。

杜佑

萬年人父希聖恒州刺史佑以漢補參軍德憲  
兩朝拜司空進司徒封改國公佑嗜學撰通典

二百

祭時不可用影

程子曰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說  
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夫不便

君子將營宮室止正寢之東

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註君子有位

者也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正寢天子諸侯曰

正寢正朝也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不聽

私朝於此朱子曰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

後有寢凡為屋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按堂

即正寢也寢即燕寢也必於東者周禮匠人左祖  
右社鄭康成曰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  
右鄭鑄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易氏曰左者  
人道之所親故立祖廟於左右者地道之所尊故  
立社稷於右禮記右社親而左宗廟王氏曰右陰  
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  
道之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或問家廟在東莫  
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又曰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

東曰阼階

說文曰阼階主階也儀禮註鄭氏曰阼猶酢也



所以答酢賓客也

### 香爐香盒

張子曰祭用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朱子曰温公書儀以香代蕤蕭温公降神一節似借禮大夫無濯獻亦無蕤蕭濯獻蕤蕭乃天子諸侯禮蕤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為焚香可當蕤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蕤蕭之比也丘氏曰古無今世之香漠以前止是焚蘭芷蕭爇之類後百越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然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又按郊特牲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註先酌鬯酒  
 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  
 又搗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其故  
 曰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  
 矣○後世酌酒降神取此義也又曰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馨蕪香  
 註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管合黍稷而燒  
 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  
 也馨香即黍稷也○後世焚香降神取此義也  
 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述異記海南有香木土人資之以為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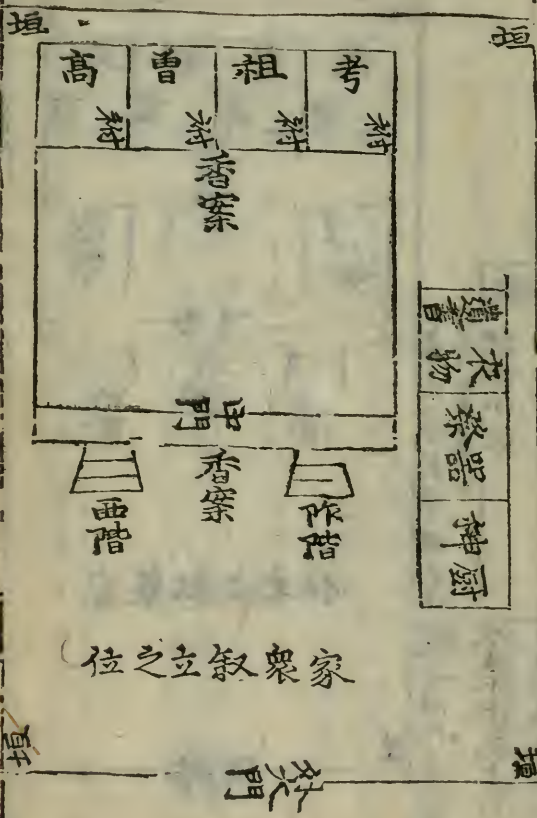
食有香市及採香戶蓋舊百越之地

及前圖

丘氏曰南廳家禮舊本作治奠章無及前圖三

字詳見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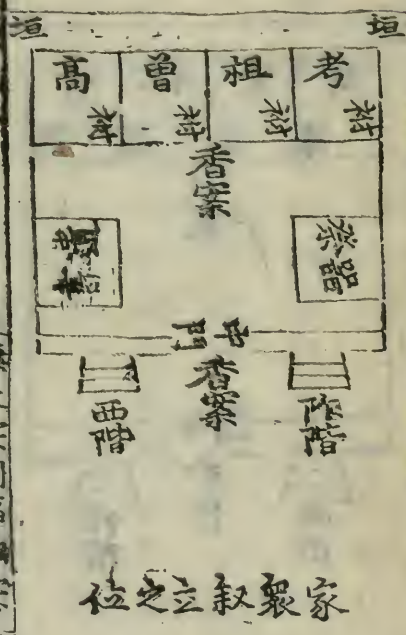
祠三堂之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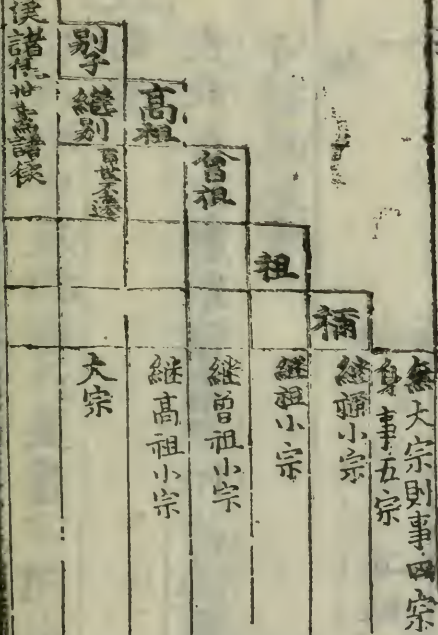
家衆叙立之位



祠一堂之間圖



大宗小宗之圖



程子曰九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按此圖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若欲立宗則宜瓊山所圖為可法故全載于左

諸侯諸侯世諸侯

考

位

壇

道

壇

高 曾 祖 考

孝 孝 孝 孝

香案

祭器

祭器

西階

香案

東階

西階

位之立叙象家

祭

無大宗則事四宗身事五宗

繼禘小宗

繼祖小宗

繼曾祖小宗

繼高祖小宗

大宗

丘氏大宗之圖

統親兄弟  
主禘廟祭  
別遷  
封建諸侯之制  
今人家不相合  
今為此圖專去  
家而言以始遷及  
初有封爵者為始  
祖準古之制子又  
以始祖之長子準  
古繼別之宗雖非  
古制其實則古人  
之意也

**相傳**  
至孫為繼祖宗  
統親兄弟  
主祖廟祭  
別遷

**曾祖傳**  
至曾孫為繼曾祖宗  
統親兄弟  
主高祖廟祭  
至其孫  
別遷

**高祖傳**  
至玄孫為繼高祖宗  
統親兄弟  
主高祖廟祭  
至其子  
別遷

**始祖**  
始遷及初有封  
爵者為始祖  
長子繼之  
子孫  
世世  
為大宗  
統親兄弟  
始祖廟祭  
不遷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止立宗子法

陳氏曰收不離散也葉氏曰譜籍錄也系聯屬  
也明之者辨著其宗祇也方氏曰以主祭言則  
宗族以傳世  
言則世族

又曰今無宗子止朝廷之勢自尊

葉氏曰宗子襲世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尊勢自

古者子第止不知本也

程子又曰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高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葉氏曰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

宗子法廢止恩亦薄

王氏得臣曰譜牒之不修久矣自晉東漢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而致然也又曰陽陽文惠公薨嗣允各為世譜文惠庶漢年表明允以禮大宗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

宗子曰止豈有不回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云云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家子分裂夫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與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 神道尚右

賈氏曰生人陽故尚左鬼神陰故尚右朱子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則是南向北向之席皆上右東向西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大率古者以右為尊如周禮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質右者皆以右為尊也

### 陸農師禮象圖

名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光讀書擢進士第嘗受經王安石而不以新法為是仕至尚書右丞所著有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書二百餘卷

漢時高祖廟

按漢書註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一統志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長安古城西

分門

顧成廟

按漢書文帝四年作注服虔曰在長安城南  
勳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  
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  
廟若尚書之命也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二

十五里  
霸陵縣

至東漢明帝止祔於光武廟

按後漢書明帝且崩遺詔無起寢廟祔至於光  
烈皇后更衣別室綱目集覽光烈皇后陰氏也  
更衣別室顏師古曰園中有空有便殿寢者陵  
上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又按  
祭祀志後帝承尊皆歲主于世祖廟既多無別  
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然則更衣者指世祖

正廟之  
更衣歟

# 太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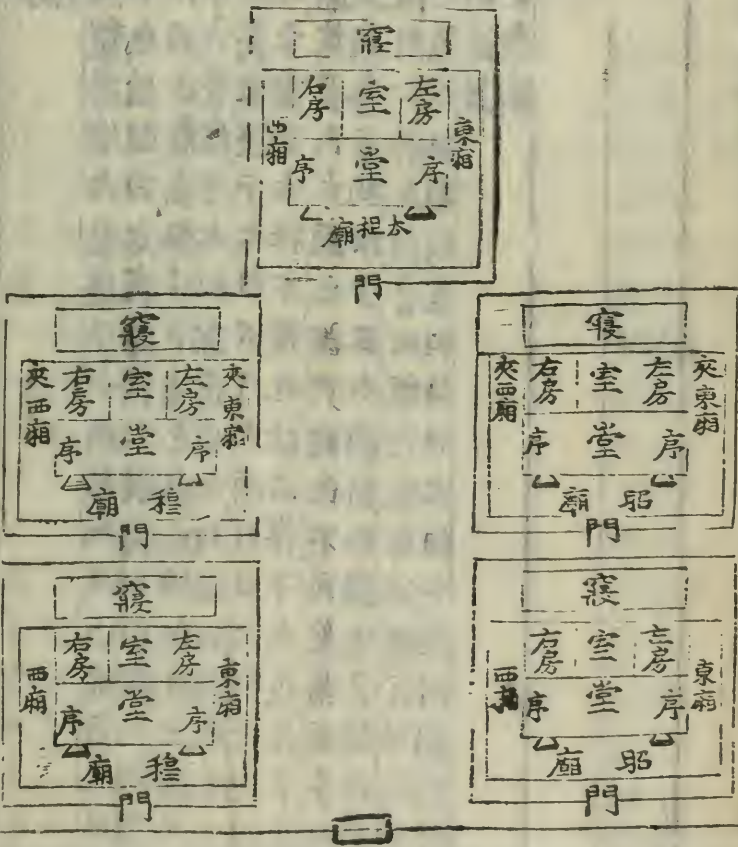
周禮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鄭氏曰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夏采大喪復于太祖鄭氏曰太祖始祖廟也昔氏曰夏采復于太祖不曰太廟而曰太祖者抱謂之太廟猶太社太稷也故曰復于太祖而不言廟按黃氏太廟之說與鄭氏不同然論語子入太廟每事問朱子曰太廟周公廟也又按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太廟之為始祖廟明矣但後世太祖小祖同廟異室則通謂之太廟

古禮考卷之八



# 諸侯五廟之圖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  
 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餘以為外為都



禮記卷之十一

三



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者別於不仕者故亦稱別子凡稱別子者有三而其繼別為宗亦同也

### 又別立宗也

謂各自隨近而為宗也○凡言庶子者賈氏以為庶子者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子是衆子而同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辨也

### 魯季友止不立大宗也

此言國君於適庶昆弟立宗相統之事與繼別為宗之義不同季友為桓公別子者公羊傳以為慶父叔子季友皆莊公母弟也杜氏則以為季友莊公之母弟也慶父莊公之庶兄叔牙慶父之同母弟也廬陵李氏曰杜氏得之左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也與公同生是季友為莊公母弟之明證也又按史記季友母陳女也世或以莊公庶弟三人並稱之者由馬史而誤也所自出三字疑衍文也不然則友作氏字為是蓋莊公使公子友為宗領仲叔昆弟也滕文之



昭者宗廟之次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故子孫亦以為序滕文王庶子錯叔繡所封也文王為穆故謂滕為昭如所謂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者是也滕謂魯為宗國者蓋武王使周公為宗領蔡霍曹滕畢原諸國也

又有大宗止不立小宗也

記疏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禮如大宗更不立庶昆弟為宗是也

有有小宗止不立大宗也

記疏君無適昆弟遣庶昆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也

世族家

即所謂世家大族也綱目集覽祖父為大官子孫不絕曰世家漢書註如淳曰世世有祿族之家也按世族與收世族之世族不同

嫂婦

考書卷之一  
二十一

兄之妻為嫂嫂者嫂也老人之稱弟之妻為婦猶今言新婦也見爾雅

### 各以昭穆論

如謂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  
邊安伯叔母則祔于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婦  
則祔于祖母之傍者是也○此  
言在廟而祭其排位如此也

###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儀禮鄭註班次也祔猶屬也賈疏次者謂昭穆之

次第祔猶屬者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

而祭之也

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

五世祖已親盡而遷毀無  
昭穆之次可以祔而祭也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止大小分非

此言在堂或一廳而祭其排位如此也問拊食之位朱子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

典賣

典猶言典當也按九數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程氏曰交謂買賣質謂典約變易謂撞換是典者相質定價之謂杜詩朝回日日典春衣黃山谷詩寧剪髻髮不典書

倚

一作倚俗呼坐凳

卓

一作棹伊川先生指前食棹問康節是也



瞻禮

瞻者尊而仰之之謂謂瞻仰而致禮也立氏曰  
男子唱喏婦人立拜

俠拜

俠猶夾也按儀禮少牢禮尸酢主人主人拜受  
爵尸答拜主人又拜又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  
婦又拜注俱謂之俠拜亦曰夾爵拜冠禮子既  
冠見于母母拜句受子拜句送句母又拜注婦  
人於丈夫雖其子亦俠拜然則俠之為義可知  
也今據家禮而言如祭禮主婦二拜而獻退而  
又二拜昏禮婦先二拜夫答再拜婦又二拜是

皆夾拜也。但主婦點茶及亞獻無先拜之文，則恐是一時四拜而俠拜之名由此也。又按婦人拜禮以肅拜為正，兩膝齊跪于地，頭不下為肅拜。雖拜若賜亦然，又有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為手拜。心禮見舅姑及有喪用此，乍為夫及長子之喪主則終，穎又內則允女拜尚右手註，尚謂拱而右手在上也。詳見丘氏儀節註。

正

即正朝社。臺卿王燭寶典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曰上日，亦曰正朝。社氏通典漢高祖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群臣朝賀儀武。

帝改用夏正亦在建寅之朔則元日朝賀起於漢  
高也後世遂至士庶亦相賀拜漢書註顏師古曰  
適會七年十月長樂新成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  
故行朝歲之禮也

至

即冬至漢晉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玉燭寶典  
冬至日南至景極長陰陽日月為物之始律當黃  
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遂至士庶亦相賀

朔

即朔旦

望



即望旦廣州記朔望之儀自尉佗始佗立朝臺朔望升拜後世遂至士庶亦相禮謁按禮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儀禮喪禮大夫士朔望有奠孔子月朔朝服而朝漢書宣帝令籓武朝朔望宣帝豈用佗禮者朔望之禮其來遠矣佗亦聞而行之耳非自佗始也

設新果止卓上

張子曰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爲以是日無食味也程子曰月朔必薦新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

薦子廟

茶

木名生南方高至數十尺樹似柘子花白如薔  
薇實如拼攔帶如丁香其名一曰茶二曰攢三  
曰護四曰茗五曰舜茶之盛行於世自晉始春  
早摘其芽火焙而杵碎和膏作團餅有龍團鳳  
團之名詳見陸羽茶經蔡襄茶譜用茶之義見

上註

托

程泰之行繁露曰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  
女飲茶病益熱熨指取堞子融蠟象蓋之大小

而環結其口置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  
為之寧喜其為制名之曰托遂行於世今世又  
著足以便挾取間有隔寒不為通管者乃初時  
堞子融蠟遺制也

盞盤

盤即盞之臺也

束茅

按書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蔡氏曰菁茅有刺而  
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周禮甸師供蕭茅  
註鄭大夫曰蕭字或為蒿蒿讀為縮束茅立之  
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結浚也說文縮通作酋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  
灌鬯酒是為酋象神飲之也春秋傳註祭杞必  
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程子曰古者灌以降  
种故以茅縮酌若然則後世束茅酌酒似取此  
義也又按鄭康成曰縮酒沛酒也以茅覆藉而  
沛之也或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酌朱子曰某  
亦疑今人用茅酌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  
茅之縮酒乃今人釀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  
故以茅縮酒也縮酒用茅之說其不同如此然  
而士虞禮以茅五寸而束之祭食于其上周禮  
男巫掌望祀用茅旁招以降其神則古人之以

茅交神明者亦尚矣其束茅降神抑亦其遺意歟○按茅之類甚多所謂菁茅者有毛刺管子註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有之我國未聞有此茅也今俗所用者滑澤無毛疑即傳所稱管蒯之類非真茅也

### 聚沙

用沙之義無所考然古人祭必酌酒以酒沃地曰酌而程子亦曰酌酒澆在地上又家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然則古人之所以酌直瀉之於地上而無所盛也後世用沙代之者即澆地之義而其必取沙者沙土一

也而沙能滲酒歟

姑嫂姊

父之姊妹為姑女兄弟曰姊妹

茶筴

筴蘇  
典切

丘氏曰茶筴之制不見於書傳惟兀謝宗可有  
詠茶筴詩味其所謂此君一節瑩無瑕夜聽松  
風漱玉華萬縷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牙  
之句則其形狀亦可彷彿見矣或謂茶筴即蔡  
氏茶錄所謂茶匙非是又按宋韓子蒼詩曰看  
君眉宇真龍種猶解橫身戰雪濤詳玩此兩句  
則筴之為用亦可知矣



湯瓶

蔡氏曰以銀鐵或瓷石為之欲小易候湯也

點茶

蔡氏曰抄茶一錢匕先注湯調極均又添入環  
迴擊沸湯上蓋可四分則止丘氏曰先設盞托  
至是乃注湯于盞用茶筴點之耳古人飲茶用  
末所謂點茶者先置茶末於器中然後投以滾  
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筴調之今人燒湯煎葉茶  
而此指儀節猶云點茶者存舊也

冬至則祭始祖畢

祭始祖儀在後伊川先生曰冬至祭始祖之春

祭先祖其詳亦在後

望日不設酒

士喪禮月半不殷奠鄭氏曰自大夫以上月半  
 又奠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疏曰尊謂  
 大夫也七禮朔望之不同如此今按朱子之意  
 非必取此義也朱子嘗曰祭禮正要簡簡則人  
 易從如溫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殺饌十五  
 品亦難卒辦又曰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  
 祭儀庶羞麩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  
 之法方可然則一月之內再舉茶酒之薦恐貧  
 家未易辦故欲令簡而易行

舅沒則止於祭

註云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韓氏曰舅沒則姑亦不以計之也

支子不祭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則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  
長惰慢之心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禮記內則曲禮

### 幘頭

二儀寶錄古以皂羅三尺裹頭辨頭力三代皆  
冠列品黔首以皂絹裹髮至周武帝依古三尺  
裁為幘頭唐馬周交解為之矣韋子曰古者以  
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  
名幘頭但空裹髮而已隋大業中著巾子以桐  
木為之内外皆恭裹於幘頭之內亦見郭若虛  
見聞志朱子曰幘頭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

時見一二王彥輔塵史亦略言之唐人幘頭初  
時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  
襯起名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  
爭效之士大夫欲為幘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  
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幘頭四角  
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  
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覆此世所畫唐明皇  
已覆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  
想得士大夫曰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  
如此長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  
者而以紗冒之近世方易以茶紗夢溪筆談曰

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高祖始布叅十紗施  
鐵為脚朱子又曰幞頭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  
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  
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  
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  
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叅紗為之而專謂之  
幞頭見溫公書儀後山談叢又曰到本朝太宗  
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到仁宗時方以  
叅紗為之塵史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  
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骨子常令  
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



人爲我斫箇空頭來蓋以木爲之故謂之斫  
朱子又曰唐人有言若公服幞頭不離身此爲  
常服一說亦少鐵脚自梁高祖始

### 公服

卽朝服却謂編唐以青綠朱紫四等國朝惟綠  
緋紫三等而已朱子曰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  
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  
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  
則所謂進賢冠以公袍隋煬帝始令百官戎服  
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  
又曰今朝廷服色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

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又自有朝服以煬  
帝巡遊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  
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皂靴乃上馬鞋也後  
世循習遂爲朝服然唐猶有三等服有朝服又  
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  
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法服卽朝服也又曰  
古今朝祭之服皆用直領垂之而皆未嘗上領  
也今之上領公服乃惠秋之戎服自五胡之末  
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  
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遂爲不  
易之制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

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  
今按直領之服蓋古制其領直下上衣下裳者  
上領之服本胡服其領上盤衣與裳相屬不殊  
者朱子又釋上領之義曰聯綴斜帛湊成盤曲  
之勢以就正圓然則我國團領公服疑亦出於  
此也

帶

黃帶即唐輿服志所謂九環帶也秦時反插垂  
頭始名腰帶唐初嚮下插垂又名獐尾取下順  
之義一品至三品金鈔四品六品花犀為鈔七  
品九品銀鈔庶人鐵鈔宋時其制有六庶僚黑



角帶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子中書舍人諫  
 議待制權侍郎紅鞵黑犀帶權尚書御史中丞  
 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  
 御仙花帶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執政  
 官宰相方頭毛文帶見炙轂及却掃編朱子曰鞵以皮  
 為之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  
 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  
 也今則又以帛為之鞵耳中間有頸兩頭有肩  
 肩以鞵帶穿之鞵帶今有膀子古人却是環子  
 釘於鞵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鑄鐵  
 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膀子便是做他形像朱子

又曰鞞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耳申重也所以謂之紳○按鞞帶士庶通服但以胯子而分貴賤耳

靴

釋名曰靴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武靈王好胡服常服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軍戎通服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鞞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之隱縻加以帶子裴東筆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長鞞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八段省馬周加飾乃許也朱子曰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



鞋之類先上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  
 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自元魏至隋及唐大抵  
 皆胡服按先王之制冕與屨而已周禮屨入掌  
 王及后之赤舄黑舄素履葛屨郕康成曰履下  
 曰舄衿下曰屨鄭鑄曰王之舄三赤為上右之  
 舄三玄為上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赤舄  
 諸侯服冕則亦赤舄其他則皆屨而已後世朝  
 祭之服皆用靴無復舄屨之制此朱子所以歎

也縻音頤末  
也縻之義

笏

記玉藻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土竹本象註球美玉也文飾也以蛟魚須竹  
竹以成文也大夫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  
遠尊而伸故飾以象陸氏曰諸侯之笏二尺有  
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  
也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  
於腰帶朱子曰今官負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  
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  
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  
常搢在腰間不執在手。今世遂用以為常執  
之物記事但其私事也胡氏曰古者君臣所執  
贊而笏則搢之搢於版間正用以指畫記事而

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今按笏之為義忽也所以記事而備忽忘也故事君事親奉宗廟祭祀無貴賤比執也

進士

進士謂應舉者王制大司徒命鄉大夫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謂免鄉之徭役升於

學者不征於司徒謂不給徭曰造士造者大成也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然



後官之漢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於庭但有甲乙之科而無進士之名歷代皆然至隋煬帝始建進士之科試以詩賦唐因之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與計偕而進於禮部謂之進士其不在館學而得者謂之鄉貢進士得第者謂之前進士如韓愈上宰相書曰前鄉貢進士韓某時愈已登第矣宋又因唐制故謂應舉者爲進士如伊川先生舉進士報罷而呂申公稱南省進士程某是也



欄衫

或問：祭服朱子一應舉者用欄初幘三不應  
舉者用皂衫幘頭帽子亦可衣與裳連曰欄蓋  
衣之上衣下欄者朱子嘗論上領公服之非而  
不及欄衫之領則此亦直耳。子曰：堯夫初  
學李挺之節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欄坐必拜  
朱子君臣服誡有曰：皇帝成服日服布欄衫群  
臣三等服皆有布欄衫朱子又曰：四脚欄衫當  
世之常服是欄衫在當時通上下以服者之瓊  
山丘氏曰：今幘頭有官者得用欄衫專為生員  
之服然則欄衫今中朝保為士人之服耳。

處士

朱子所謂未應舉者

皂衫

皂衫猶言黑衫按周禮山林宜皂物鄭司農曰  
皂旂粟之屬今世謂旂實爲皂斗黃氏曰旂實  
卽櫛也其房可以染黑故謂之皂斗俗因謂黑  
爲皂也朱子曰涅黑土染皂物也蓋二物皆可  
以染皂也又朱子嘗曰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  
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今士大夫殊無  
有衫帽者又曰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  
衫帽至淩江戎馬中乃變爲白涼衫紹興間士

人猶是白京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然則  
皂衫者當時士大夫之常服也瓊山丘氏曰帽  
子皂衫其制不可考○按襴衫皂衫皆一時士  
大夫之常服而以為進士處士之別又後冠禮  
再加用皂衫三加用襴衫則其服之輕重亦必  
有差矣

### 帽子

按晉書輿服志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  
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緇為之後  
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  
人無爵者皆服之徐氏亦曰帽本纚也古者冠



無幘冠下有纒以繒爲之後世因施幘於冠因  
或裁纒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  
服之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一亦往往而見但  
無頂圈矣後乃高其屋朱子曰帽本只是巾前  
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是後  
來漸變如此又曰薄太后以帽紮媿文帝則帽  
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窾故巾子幘頭或問  
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  
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  
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  
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膀子縛住至賤之人皆

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  
又曰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又按魏志管寧常

著紗帽杜詩浪足浮紗帽註紗帽隱者之巾○說文髮

有巾曰幘方言覆髻謂之幘按幘頭帽子其初

皆以巾覆髻而後世漸變其制遂殊並行於世

而各為士大夫之常服然而祭服則自處士以下

冠履則先施於再加其用之輕重亦必有辨矣

衫

即皂衫也

涼衫

即白涼衫朱子曰不應舉皆皂衫幘頭問曰皂

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又曰若紫  
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  
衫是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然則涼衫  
服之簡便而費輕者所以為無官者之用而與  
帽子其所用輕重亦自相當耳

### 假髻

朱子曰婦人有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環髻  
即假髻也以形言則曰環髻以制言則曰假髻  
按周禮婦人之首服有三一曰副二曰編三曰  
次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者為之飾其遺  
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今假



髻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賈氏曰步  
繇假髻鄭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  
無以知其狀矣又按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  
首爲之飾編列他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然則  
副亦假髻而爲制略可想矣

### 大衣長裙

大衣即大袖也事物紀原云唐命婦服裙襦大  
袖爲禮衣又云隋作長裙十二破今大衣中有  
之胡程蒼梧雜志婦人只是大衣但有袴襪直  
轆之異耳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朱子曰  
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然則大衣

之爲大袖明矣○命婦大夫妻也較裙也詳見  
丘氏儀節婦人服制下

### 冠子

冠子未詳古者婦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朱子  
亦曰婦人不戴冠今按周禮副有衡笄鄭司農  
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衡以玉爲之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鄭錡曰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  
以約束其髮所謂冠者指副而言詩毛傳副亦  
謂編髮爲之是編次二物亦可謂之冠然以其  
覆首而言曰冠非若男子之冠故曰婦人不冠  
又按灸韞子秦漢時有席帽制本羌服婦人亦



服之以羊毛為之說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亦謂之幃帽前漢書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註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帽絮後漢輿服志夫人紺緡幃釋名云后夫人之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烏桓傳婦人著勾决飾以金碧猶中國之有幃步搖雖非先王之遺制而婦人之有冠久矣通鑑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幃婦人之服註幃婦人之喪冠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幃之為制亦略可想見矣又如後世花冠冠之類亦未必古人之遺意而其制略如男子之冠也則婦人冠制之變隨世益巧矣又按儀禮士



冠禮註鄭氏曰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賈氏曰漢時男女未冠笄者首著卷幘卷幘者以布帛圍總髮際為之矣以未笄之女而曰冠子云者意當時必有覆首以飾而名之以冠如漢人著卷幘者其制今不可考今又按何氏所纂副笄圖全似男子冠形不知何據

豔冥官切覆也

### 背子

蒼梧雜志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乘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朱子曰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背子起殊未久又曰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

帽著背子否則以為非禮又曰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瓊山丘氏曰按今時制冠服與前代異非惟不宜於俗且不得其制今擬有官者宜服烏紗帽盤頰袍革帶皂靴生員服儒巾襴衫絲條皂靴無官者平定巾直領衣絲條靴或履或深衣幅巾命婦珠冠背子霞帔或髻盤領袍香茶帶非命婦髻髻服時制衣服之新潔者○按冠服之制在中朝去宋僅數百年而丘氏已不得其制矧在丘氏之後又百餘年矣我國男女之服貴賤之制雖曰一遵華制而其間因仍舊

俗相承而不改者亦已多矣如丘氏所稱乃當  
世之制而亦有不知其為狀者是可恨已今我  
國使命之往來頂背相望于途因詢問其制以  
革千古之陋則豈非我國衣冠之一大幸也哉  
區區山野賤老跽伏窮鄉習俗之中深有望於  
當世好禮博雅之君子云○我國婦人之髻尤  
為無理可笑





丘氏曰通禮本註有母特位於主婦之前  
舊圖無之子孫當世為一列而舊圖混為一  
有失世次今補正之舊圖分諸父諸兄為二  
雖與本註不同則得之矣按丘氏此圖比舊  
圖頗詳今載于此但本圖分而為二今合之  
者以便觀覽

先生云止更在斟酌也

丘氏曰除夕自有除夕之禮履端之祭隔年行  
之恐亦未安今朝廷於元朝行大朝賀禮而孟  
春時享亦概別日行之今  
撰有官者以次日行事

除夕

十二月三十日  
歲除故曰除夕

### 裝香

裝猶供備之意嘗見楊億所撰傳燈錄曾供佛多用裝香之語蓋當時俗語如此

### 祠版

祠版即牌子也

### 醑茶酒

橫渠先生曰奠酒之奠安置也伊川先生曰降神則酌必灌之於地祭酒則奠安置在此今人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夫可也朱子曰酌酒有兩說一是用爵酌之酒灌地而降神一是祭酒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然則酌字作奠字為是三世俗以奠為酌而溫公亦不免

### 月望不設食

即朱子月望不設酒之義說見上註



唱喏

唱喏當時俗語朱子有曰低頭唱喏我退溪先生亦曰唱喏作揖貌蓋低頭致禮若作揖然

有時新止于影堂

如月令仲夏薦含桃之類程子曰月朔必薦新少儀曰未嘗不食新註嘗者薦新於寢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輔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薦而遠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

忌日止薦酒食如月朔

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又曰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能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奠楮幣其子孫食素程子曰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本注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朱子曰古無忌於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王過曰乙卯年見

先生家九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以待賓客今止日薦酒食如月朔則温公亦薦而非祭也薦與祭不同祭必三獻薦則一獻耳

禮君子止忌日之謂也

見祭義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註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夫日蓋其私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又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註稱諱如見親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方氏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也

皆儀二 受吊

孔子曰唐時王大夫依誓孝服受吊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吊某人吊之遂於空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投之不得過次日過次

日則謂之夫禮○按温分雜儀與家禮不同考  
五焚香後不灌酒一也製祀考前茶酒與在位  
者俱拜後次酌祀以下一也茶酒不食而酌  
之地三也告事無奠獻四也忘口薦酒食三也  
詳之

### 寒食

清明節前一日寒食唐開元勅凡三日禁火孫  
氏曰止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炊熟不火食以  
待清明改火謂之寒食蓋晉風因介子推逃文  
公之祿文公焚山久而成俗今河東之民以棗  
麩為炊餅貫柳枝于戶上號曰子推初學記周  
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季春  
將出火也今寒食進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亦周制也又琴操晉文公  
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脰以啖文公文公復  
國獨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  
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  
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考焦舉移書魏武明罰  
令臣翺鄴中記並云寒食起於子推琴操所云  
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  
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張  
子曰寒食者周禮云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  
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  
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

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劑  
楚歲時記有疾風甚雨以故禁火謂之寒食唐  
開元勅寒食上墓杜詩註趙氏曰不舉火而冷  
食其物故謂之寒食亦謂之熟食○按子推焚  
死事見新序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不及子推  
子推去入綿上山中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  
推遂不出而焚死又按莊子以為抱木而死又  
楚詞以為立枯推之焚死不可謂誣而俗所謂  
寒食者本起於龍忌之禁此不可不知也

重午

提要錄五月五日午時為大中節風土記端午



端始也歲時記京師人以五月 日為端一二  
 日為端二三日為端三四日為端四五日為端  
 五亦謂之端午又謂之端陽又按吳筠續齊諧  
 記是日屈原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日以竹  
 筒貯飯祭之又荆楚記以舟楫救之至今競渡  
 是其遺意也○按重午者取月午時午之義

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經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天官  
 降福之辰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地官赦罪之辰  
 十月十五日為下元水官備厄之辰朱子曰三  
 元道家之說如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不知



始於何時太平御覽漢家祠太乙以昏時祠至  
明今人正月<sup>初七</sup>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夢華錄  
是日供養祖先素食城外有祖墳即往拜掃禁  
中亦出車馬詣道院謁墳作度止六會

### 重陽

九月九日魏文帝重九以菊賜鍾繇與書曰歲  
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  
俗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也又  
按吳筠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  
年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  
宜去令家多作紫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酒

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狗  
鷄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  
每至九日登山飲菊花酒婦人帶茱萸囊西京  
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佩茱萸食餌飲菊花  
酒曰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蘇東坡  
詩遙憐退朝人餽酒出太官註宋時重九日百  
官朝退太官厨以餽酒賜群臣賞重九也

食如角黍止所尚者

鄴中記寒食三日為醴酪又煮糯米及麥為酪  
搗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寒食煮大麥粥研杏  
仁為酪別造飴沃之嚴有翼藝苑惟黃寒食以



糰為蒸餅揀團棗附之名曰棗饊天寶遺事每  
端午造粉團角黍飭金盤中纖紗可愛以小小  
角弓架箭射中粉團者得食蓋粉團膩滑而難  
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周處風土記端午烹鷺以  
菰葉裹粘米為粽以象陰陽扣包裹未分散謂  
之角黍歲時雜記端午作水團又名白團或雜  
五色人獸花果之狀莫精者一酒粉團或加麝  
香又有乾團不入水者又云重多出食饊大率  
以棗為之或加以栗亦有以肉者夢華錄都人  
重九各以粉糰蒸饊相遺上插青絲小旗糝飭  
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銀杏松子肉之類



七月十五日止設素饌

浮屠素寤漢書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  
寶居羣生也李氏曰按魏志云浮屠正號曰佛  
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  
華言譯之則曰覺者飯佛經目連比丘  
見比丘生餓思中即以鉢盛飯性餉其母食未  
入口化成人送遂不得食日連大叫馳還白佛  
佛言汝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  
衆僧咸知之至二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  
現於父界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盂蘭盆  
力心養之六天德備親來佛皆為於主祝願亡  
父父母行聖定意恭養後受食是時目連得脫  
一劫饑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穿子行孝  
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入善故後  
人因以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刻竹飾蠟剪採模  
花果之狀極工巧之妙謂之盂蘭會設盂蘭盆  
俗以竹為器俗是日以素饌供養祖先故魏公  
亦從俗如此嗚呼魏公一時賢相程子豈稱之  
以為七分破人而猶且如此彼之惡人可畏哉

張商軒

言讀魏之

四

名試字敬夫忠獻公浚之子綿竹人穎悟夙成  
師五峯先生胡宏完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  
矣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鉅與朱子相友善仕  
至秘書閣修撰在四十八卒世諱有軒先生

且古人止不敢以燕

見孟子滕文公篇

據經止事如事存之意也

經指禮經南軒以為黷而不敬朱子又曰欲廢  
之則恐感時觸恣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  
不易處又曰三王制禮用革不同皆合乎風氣  
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  
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又曰南軒廢俗節  
之祭某問曰於端本能不合於禮至陽能不飲  
茶更酒乎不祭而自享於彼至後揚氏復之  
說亦朱子答云書中語揚氏至引之也

告朝

程子曰每月告朝用茶酒

禮記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孝子某

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註祭上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敢

鄭氏曰敢者冒昧之辭賈氏曰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故云冒昧之辭故

按故猶舊也古也古人於存亡通稱如韓愈河南府同官記故相國今太子賓客鄭公朱子考異曰故相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沒之謂以故字加於祖先之上亦猶曰故人前人云耳或者以



為故如漢書物故之故謂亡沒也嗚呼老子方  
致如在之誠而豈忍遽以亡沒為稱哉又按丘  
氏曰按審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  
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如用顯字蓋皇與  
顯皆明也其義相通

封謚

如某國某公之類是

府君

朱子曰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  
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  
謂父為家府按府君本漢人呼太守之稱猶公

侯之公轉為男子之尊稱耳

其封

如某國夫人某郡夫人之類是

止告所贈之龕

宋制贈官輔弼以上方及祖

刷子

刷入聲刷刷子一名麓子刷所以刮拭者

因草持贈止以叙其意

宋子贈官告皇考文云往歲天子用祀恭壇上

必降歆福祿昭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

明曰不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制書貴

其禰廟云云按此以郊祀之恩特贈者於此可  
以見其例矣

主人生嫡長子正如上儀

丘氏曰嫡孫亦如之生餘子則殺其儀按禮諸  
侯大夫士有嫡子名子之禮無見廟之文獨賈  
誼新書有天子立世丁之禮大戴禮保傳篇有  
太子始生見于南郊之文起生子取此義也今  
並載于左內則凡塔一用二口否則擇日國君  
世子生告于君君撈以大夫宰掌具三日卜士  
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註持也承也負  
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大夫士亦



禮記卷之四十四

三日接子始奠子射天子冢子則大牢諸侯世

子亦大牢大夫小牢士特豕廢人特豚餘子則

皆降一等廢人猶特豚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

為鬻是日也妻子見於父 注大士以下 夫八

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楹

立東面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註咳謂以手

承子之咳也 古大夫士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

鬻世子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 註人君見

集皆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父

之乃降 右諸侯名 賈誼新書古之聖帝將立世

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向妃抱世子南

房出東向太史奉書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  
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  
與社稷於子者三死曰不敢者再至三命曰謹  
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  
宗與社稷大戴禮保傳篇古之王者太子迺生  
註顏師古曰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  
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鄭曰逕闕故下  
望廟則趨蓋先見于天而後見于廟也

某之婦某氏

丘氏曰子則去某之子某婦某氏分姪孫同

主婦抱子止再拜



丘氏曰若子弟婦或姪孫婦則立其後

### 復位

丘氏曰主人主婦俱復位以子授乳母又曰餘  
子孫則不設茶酒止祭壇不出主○就位盥洗  
啓壇詣香案前跪焚香告辭俯伏與再拜興主  
婦抱孫見拜興復位與在位者皆拜辭神○  
按丘氏餘子見廟之儀甚詳今具載于此然禮  
諸侯大夫士接子名子餘子則皆降一等天子  
必世子然後告廟見廟而此亦必曰嫡長子云  
則丘氏之說恐或未然

凡言祝版止焚之



丘氏曰臨祭則置于河注卓上讀畢則置于案  
上香爐之左祭畢則焚之留版九祭倣此

兀孫

丘氏曰宋朝諱云九經傳由玄字皆改為元而  
家禮亦然今悉宜從玄按宋祖諱玄朗故避之  
朱子曰玄朗之諱起於其廟朝王欽若之徒推  
得出然無攷音處玄甫雅親屬微昧也

曾孫

甫雅曾猶重也

行第

如幾卽幾公之類

稱號

如處士秀才之類

某氏夫人

丘氏曰婦人稱夫人猶男子之稱公也今制二  
品方得封夫人宜如俗稱孺人○按夫人二字  
在宗制亦非卑者之稱如國夫人郡夫人之類  
必公卿之妻方得此封但世俗通以為婦人之  
尊稱其素遠矣自漢時已然而朱子從之者於  
理無害耳且孺人之稱在古禮必大夫之妻在  
今制亦非無官者之妻何必捨先賢而從俗哉  
最尊者為主

如繼高祖之宗則但禱玄孫繼曾祖之宗則但  
稱曾孫之類是○丘氏儀節祭神辭神皆四拜  
按程子曰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  
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  
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  
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  
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 焚黃

丘氏曰平日命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以  
盤盛置香案上正午讀祝畢再拜主人復位祝  
東面立宣制詞畢執事捧所製書黃紙即香  
案前併祝文焚之馮繼續事始唐貞觀中太宗  
詔用麻紙駕誥勅文高宗以六經多虫蛇尚書  
頌下州縣並用黃紙杜唐贈翰林學士張洎詩



紫詰仍無維黃帝六經註謂弱詰詞於黃麻  
紙上又李從一答劉詩尚持惟黃君為柱下史  
于持黃紙到滄州註古詔皆用黃麻紙故詔書  
謂之黃紙劉禹錫詩黃紙除書每日聞白樂  
天詩黃紙除書無我名是除拜制書必用黃紙  
自唐始也按用黃紙別無意義以黃藥辟蠹故  
謂之黃紙古人寫書皆用黃紙者為此而書亦  
謂之黃卷錄而焚之者命書不可焚也

### 張魏公

名浚或之子拭之父登進上第初高宗終始不  
至和議孝宗即位召除少傅進封魏國公卒追  
贈太師謚忠獻

### 告子家廟止告墓也

今按朱子焚黃祝文有曰祗奉今書以告  
于寢廟又曰茲用齋故致告寢廟云云

### 或有止遺書

按溫公雜儀云先教遺文次祠版此云先遷神主

遺書蓋温公以于澤為重朱子以神之所依為重其先後之辨亦各有意而此神主下無曰次云則朱子之意亦欲一時并遷歟

歲率其子孫一祭

問親盡之墓合祭否朱子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為僭

問祭禮朱子曰祭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一庶人祇祭考妣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又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于祫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按程子遺書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



程子曰高祖曰有朕不祭也其家却祭焉祖  
 入曰自天子至於庶人而祭者皆有與皆至高  
 祖既如此祭亦須如是其說數未有可考  
 但其理必如此雖二廟一祠以至祭寢亦及高  
 祖若不止祭廟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  
 備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又曰雖庶人祭及高  
 祖比至天子諸  
 侯止有踰數耳

揚氏復曰止以奉墓祭

蓋立祠堂於墓之墓所以為強祖之祧主而  
 祭之也餘主則理之或門能上當遷何地朱子  
 曰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以真人跡不踏取  
 其絮耳問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何如曰唐  
 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  
 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几祧主  
 皆藏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庶皆然今士庶之  
 家不設借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  
 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其家廟中亦如  
 此兩階之間人迹不到取其絮耳今人家廟亦  
 安有所謂兩階者但擇潔處埋之可也思之莫  
 若埋于始且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



得如此又曰古者天子有始祖之廟而歲之夾  
室大夫亦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比更無頓處古  
人埋祭主於兩塔間蓋古者塔間人不甚行今  
則混雜亦難埋於此者未只得埋於墓所又曰  
今士人家無始祖廟祧上一無可置爇禮註埋於  
兩塔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又曰當埋之於  
墓○按朱子所以爇祧主之義曲折備  
盡今詳載于此欲令後人得以備考

卷之三十一

家禮考證卷之一

家禮考證卷之二

深衣制度

此章止冠禮之後

謂書儀章次如此家禮本書儀而修定故云然  
今以止已有其文

指晨謁深衣及不能具則或深衣等語東匯澤  
陳氏曰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推深衣不  
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嚴陵方氏曰  
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  
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  
名之瓊山丘氏曰按古者衣服異制推深衣之



制衣與裳連而不殊自天子至於庶人之通服也以其被於體也深邃而又取義之深故衣以深名焉去古日遠古服不復可見已幸而遺制尚畧見於禮記之玉藻而其義則詳著於深衣之篇後之君子猶得以推求其制度於編簡之中宋司馬溫公始倣古製深衣以為燕居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紹興間王晉著深衣制度家禮頗采用之其後趙汝楨有說牟侂裝有刊誤馮公亮有考證近世朱伯賢又有深衣考義與家禮不盡合今一祖家禮兼用附註之說而折衷於古禮且文以淺近之言使覽者易曉云○

今按丘氏之說甚詳且復淺近易曉補註亦或有發明處故並載于左以備參考

近於服妖

服妖謂服之妖也後漢五行志更始世將軍過洛陽名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為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邈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又魯帝建安中男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亦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闕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魏受瑞言繡鬢猶今平臂衣也

白細布

小爾雅麻紵葛謂之布然此專指麻也朱子曰深衣用度布但而今度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纒無畫其布方未經布時先呀其纒非織了後呀也

呀去  
聲

度用指尺

度如周禮室中度以几之度去聲王氏曰度所以度

長短者也前漢律歷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

度長短也補註度謂尺寸之度數用指尺者蓋大

指與食指兩步為尺中指中節一距為寸按此說

亦自矛盾凡人之手指雖各有長短然今試以兩

指兩步為尺而中指中節十寸相準則兩步之長

又有四寸矣若用兩步之尺則四尺四寸之長為

六尺一寸六分不亦太長乎本註既云中指中節

則不必更言兩指也



中指中節為寸

左氏曰按中指中節乃屈指節向內兩紋尖相  
距處即鍼經所謂同身寸也裁製之際又當量  
人身之長短所挾為之庶與體稱

周尺

即圖古尺蓋  
周時尺也

省尺

即圖三司布帛尺又名  
京尺者宋時所用者也

說文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  
陵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周制止為法

說文曰人手却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  
制寸咫尺尋常句皆以人體為法又曰婦人手  
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丈夫也周制以八  
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八  
尺曰初而人伸臂一尋又按蔡氏曰周家六寸  
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  
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  
尋倍尋為常○今引陳說以見周家用尺之例  
義

### 直領衫

直領者其領直下垂之而不上盤者其制未詳  
按朱子君臣服議有曰直領布衫是古之喪服  
而因論直領之義曰古今之制祭袍用冕服朝  
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  
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

衣疑其為制亦或如此○直領布衫即所謂直領衫也以喪故用布也

但不裁破腋下

謂直領衫則裁破腋下而此則否為不同耳

用布二幅之屬裳三幅

衾六曰用布二幅 布幅廣使以一尺八寸為則

中摺前後以為四葉其在前兩葉每葉長二尺六寸裁時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二尺二寸漸漸修至將近邊處不動以修起處留長四寸其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亦從一邊修起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斜修至將近邊處



不動比修起處留長一寸又曰按家禮衣長  
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也  
不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交而不齊矣補註用布  
二幅長四尺四寸中屈之為二尺二寸下除寸  
餘為腰縫長二尺一寸所以為身之長幅廣二  
尺二十四幅廣八尺八寸除負繩之縫與領旁  
之屈積各寸扒四及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  
約圍七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衣全四  
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俗所謂對襟  
者是也立氏儀節從白雲朱氏之說欲於身上  
加內外兩襟左掩其右今人又裁破腋下而縫

合之總小帶於右邊如世常服之衣非古制也  
用布六幅止四尺四寸

立氏曰用布六幅每幅斜裁分為兩幅一頭寬

一頭窄寬頭比窄頭加一倍窄頭六寸則寬頭

一尺二寸裁訖俱將窄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

作一棗性理大全補註古者布幅長四尺四寸

廣二尺二寸深衣腰廣七尺二寸若布六幅廣

一丈三尺二寸交解為十二幅則狹頭在上每

幅七寸三分有奇十二幅共八尺八寸廣頭在

下每幅一尺四寸六分有奇十二幅共一丈七

尺六寸又除十二幅合縫及裳前襟反屈各寸



凡十則腰得七尺五寸下得一丈六尺三寸則上多三寸下多一尺九寸即截去之上屬於衣

今按補註古者布幅長四尺四寸不知何據禮

記昏禮幣五兩兩五尋鄭註八尺曰尋一兩五

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

偶之匹古人每匹從兩端卷至中作兩箇卷子

故謂之匹前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是古人以

四十尺為布帛之長矣又按周禮載師有里布

註布參印書廣二尺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又

內宰立市出其純制註純幅廣制一匹長長丈八



尺廣二尺四寸出之於市以一布帛之制度先  
正所以制幣者固非一端而無所謂四尺四寸  
者豈別有所考歟又曰長四尺四寸除腰縫及  
下齊反屈各寸則長四尺二寸者充無理夫人  
身長短不齊或有九尺十尺者槩以四尺二寸  
為裳則不亦太短而其長及踝者果何義也且  
其為說自扣袷扞度用指尺下註曰先度人身  
之長短就其中心起度然後衣與身稱既曰布幅  
之長亦四尺四寸則雖度人身之長短何用衣

九府皆掌以幣之  
官國均而通也

用幣二幅 止 一尺二寸

立民曰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五幅中摺為前後紫綵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却從腋下漸漸修成圓樣訪口留一尺二寸縫合其下以為袷補註司布二幅長四尺四寸各中屈之為二尺二寸為袷衣之左右兩腋之餘自兩腋之餘及袷管及屈寸餘而合縫之其本之廣如衣之長二尺二寸而帶圓袷之以至袷口則其徑一尺二寸兩腋之餘三寸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內除袷袷續處合縫及袷口反屈各寸許則二尺二寸也孔氏曰袷是袖之大者袷是袖頭之小稱袷口即袷也

袂之長短止不以幅為拘

義見下  
劉氏註

方領止之會自方

丘氏曰用布一條闊二寸為領如常衣法然後加緣其上又曰接近時人有斜入三寸裁領法臆說無據不可從且衣必有領而後緣可施信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謂袷二寸者果何物也况家禮制度本文既有方領又有異緣其為二物亦明矣嗚呼衣而無領豈得為衣哉又曰衣之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區袷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為腰圍約七尺二寸裳之下邊



為齊音齊齊圍約一丈四尺四寸衣左右加兩袖衣  
 上加領凡領及裳邊袂口俱用皂緇綠之○右一  
 條丘氏總說袖註衣之兩肩各裁入三寸而反  
 摺之就綴於兩襟上左右相會其形自方非別有  
 所謂領也一說裁入反摺即剪去之利用布一條  
 自項後留轉向前綴兩襟上左於衣反摺之長表  
 裏各二寸餘反屈禮記所謂於二十是也○按補  
 註前一說則衣之可稱臆說無據者今姑存之以  
 證丘說

曲裾

丘氏曰今依揚氏不用裾詳見後註

續衽鉤邊

丘氏曰當衣之兩傍自腋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連續不開之謂續衽又稱縫其邊如衽無縫者謂鉤邊也此說本衣圖揚氏之說若衣圖說與前註不同豈揚氏後別有所見歟逮安河氏曰其十二幅外別添兩斜衽於之縫屬於衽謂之續衽加緣於上不名緣浸其之正幅也鉤邊者其下圍其角如鉤恐其垂下而不齊也○按此與諸說不同以備一說

左右交鉤止鉤邊

皇氏曰制有衣五之義邊者寬  
幅之制也器宜百皆一而交制也

### 皇氏小相對為注

謂一畫頭在上一畫頭在下彼此若相對各  
在別眼而曰相對為注當以喻一上一下之義  
也插易之七卷  
原委為反對

### 孔氏小相對為注

文字向裳字句凡添衣之幅茂頭為上廣頭為  
下三對廣頭在上其口下屬幅而下裳則狹頭  
在上次曰上屬幅而上衣之廣頭在上裳之廣  
頭在下一節一節上下相對也蓋以裳之狹頭  
皆向  
上也

### 皇氏止一畫下有

皇氏兩旁之說於先儒之說為近之但裁用  
別而非是孔氏一息之說則合然夫之矣

### 在深衣裳止在當旁註



鄭氏曰紅謂裳幅所交  
裂也其詳見本經註

拾者交領也

方氏曰以交而合故謂之拾  
辨則奇合則耦故其廣二寸

踝足跟也

跟踵也  
房曰內外跟

具父母止以青

朱子曰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  
者可以青純盡雲字見沈存中筆談

今用黑緇止簡易也

謂可通用  
黑緇也

黑緣止此緣之廣

立氏曰用皂絹為之領及袂口裳澹表裏皆用寸

半領及裳邊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袂口則綴連  
布之外即所謂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也又曰按  
家禮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寸半今不然者考  
禮記上藻袷二寸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  
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必露領也  
否則為袷為虛設矣建安何氏曰領緣廣二寸衣  
緣廣寸半帶兩邊飾各一寸取其次第登降之義  
也

按深衣一服其制則上法天時下及規矩準繩  
其用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為文為武擯相軍  
無有不可其服之貴重如此家禮所載屬義

之法而其義或見於附註之說然亦未之盡窮  
鄉晚學目未及諸經者不知先王所以為制之  
重取義之深或不免指以為一禱緩之古服故  
今特載本經全文以為慕古興起之地曰附諸  
儒所見之異同云

深衣字經

深衣三袂

鄭氏曰三袂者謂腰中之數也袂尺二寸圍之  
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陳氏曰袂袖口也  
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  
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袂



縫齊倍要

鄭氏曰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文四尺四寸  
陳氏曰齊者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縫齊倍  
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  
七尺二寸也建安何氏曰交解裁之狹頭在上  
除縫削外實廣六寸下齊倍之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  
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為衽屬衣則垂而放  
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陳氏曰衽  
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曰衽當旁

袂可以回肘

鄭氏曰二尺二寸之節陳氏曰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

袷二寸

鄭氏曰曲領也陳氏曰其廣二寸

袷尺二寸

鄭氏曰袷袷口也

緣廣寸半

鄭氏曰飾邊也

玉藻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鄭氏曰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

短毋見膚

鄭氏曰衣取蔽形

長毋被土

鄭氏曰為污辱也

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  
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  
裾也揚氏曰深衣制度惟屬衽鉤邊一節難者  
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  
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



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元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屬衽者指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着以合縫為續衽覆縫為鉤邊○揚穴此說已見附註及衣圖而發明此一節為詳故亦載于此

### 要縫半下

鄭氏曰二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陳氏曰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

格音之高下可以運肘

鄭氏曰肘不能不出入格衣袂當腋之縫也劉氏曰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肘臂中曲節也

袂之長短及屈之及肘

鄭氏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劉氏曰袂袖也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袂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

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  
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  
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  
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及屈  
也曰及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  
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裕可運肘袂及及  
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  
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  
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  
身相稱矣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鄭氏曰當骨緩急難為中也劉氏曰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唯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以上言其制

制有十二幅以應十二月

鄭氏曰裳六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

袂圓以應規

鄭氏曰胡下也建安何氏曰牛領下垂謂之胡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如牛胡也

曲袷如鉅應方

鄭氏曰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陳氏曰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負繩及踝以應直

鄭氏曰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是跟也陳氏曰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

之直故云負繩也

袷音督背縫曰袷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氏曰齊緝也陳氏曰齊裳末緝處欲其齊如衡之平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

鄭氏曰行舉手謂揖讓也疏曰所以袂圓中規

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疏曰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

義解抱方也

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鄭氏曰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

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鄭氏曰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

志者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鄭氏曰非法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  
貴之

鄭氏曰貴此衣也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  
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鄭氏曰完且弗費言可若衣而易有也深衣者  
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  
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  
已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  
其攸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格之高下可以運  
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

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  
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端冕不可  
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無之者惟深衣而已  
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  
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介  
冑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  
為武矣雖可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  
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冑可  
以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  
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  
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以上

言其義自可以為  
文以下亦言用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績畫文也三十以  
下無父稱孤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  
孤若三十之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氏曰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緡也緣  
邊衣裳之側也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  
袷廣二寸陳氏曰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袂口也  
緣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



也長樂陳氏曰純以績備五采以為樂也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緇音錫衣綠曰錫以  
上言其用深衣篇

### 衽當旁

鄭註見上䟽家以為別用一幅交裁為衽綴之裳旁而皇氏以為廣頭在下孔氏以為廣頭在上今按鄭註之意蓋謂深衣裳之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而衽之前後相交接處正在裳之兩旁非謂別有所謂衽者也

### 方領

鄭註見上䟽云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

古者方領如今擁咽温公曰方領如今上領衣  
但方裁之須用結紐按方領之說本鄭註誤矣  
蓋方裁為領領之兩端有紐結之其曰相掩自  
方者朱子蓋改修之如蔡氏淵所說建安何氏  
曰曲袷交領也今朝祭之服皆山下交垂也

小兒  
領名

### 續衽鉤邊

鄭註見上疏家惑於鳥喙曲裾之說斜裁為衽  
如鳥喙狀綴之裳旁謂之曲裾温公亦取戴書  
儀朱子晚年亦覺其非而未及改修也按續衽  
鉤邊四字釋衽當旁之義鄭註之意謂衽指裳



旁前後兩社相交接者屬連前後兩社如裳之前後兩幅蓋古人之服上衣下裳裳七幅前三幅後四幅其兩旁前後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揚氏之說深得鄭註之意而發明朱子之說為多但又以合縫為續社覆縫為鉤邊者何也此不可曉又按社當旁註社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其合縫之說或出於此然屬連之云非縫合之義且朱子已有定論矣愚嘗反覆思之續社之義既如鄭註而鉤邊之說亦皆可疑朱子以為左右交鉤亦似未盡妄意以為既兩社分開則兩社之邊斜裁處必有反屈



之縫疑鈎邊二字或指此也或謂鈎邊則是矣  
若今曲裾者是何謂也曰曲即屈曲之義裾說  
文衣邊也古人於衣邊必反屈以縫之疑漢時  
指衣邊反屈以為曲裾故鄭以為緼緝兩衽之  
邊如今衣邊之反屈也嘗別有所謂裾袂不敢  
自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博古者○以上諸儒所  
見之異同又按丘氏十二幅之說甚新奇與先  
儒所見不同今載于左以備一說○丘氏曰按  
朱子語錄讀書先文執圖後義理今以深衣此  
章文勢觀之則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  
月一句似通一衣而言冠若專以為裳不應列

於袂袷之上蓋上衣下裳教法天地不應顛倒  
易置如此况其一文先言袂次袷次負繩而後  
及於齊亦自有次第可見然自漢以來先儒皆  
以為裳豈敢一旦臆決以為必然姑書所見以  
俟又曰按白雲朱氏云袷說文曰袷註交袷為  
襟甯雅衣皆為襟通作袷正義云深衣外袷之  
邊有緣則深衣有袷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  
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  
深衣袷當旁王氏謂袷下拖袷趙氏謂上六幅  
是也又云續袷邊身謂邊也縫也袷造軒幅  
既無旁屬則裁布而鉤之續之袷下若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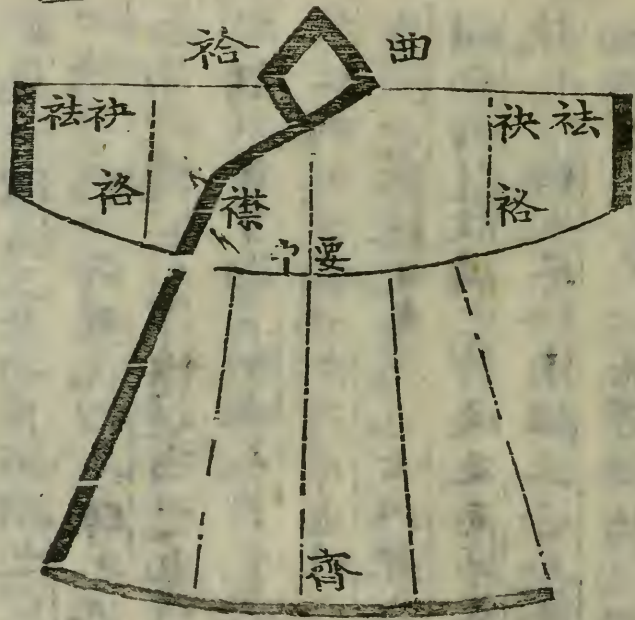


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  
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朱氏此說與家禮不合蓋  
欲於衣身上加內外兩衽如世常服之衣別裁  
直布鉤而續之衽下以為葛衽鉤邊如此則便  
於穿着但以非家禮本制不敢從姑存以備一  
說又曰深衣制度乃溫公據禮深衣篇所新製  
非舊相傳者也愚於考證疑其蒙制於禮深衣  
篇文勢不論固已著其說若註後又得吳興教  
縫公說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吳草廬亦  
謂裳以六幅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  
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良以教說為



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象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愚因參以白雲朱氏之說衣裳用布二幅袖用布二幅列用一幅熟領又用一幅交解裁兩片為內外襟綴連衣身則衣為六幅矣裳用布六幅裁十二片後六片如舊式前四片綴連外襟二片連內綴上衣下裳通為十二幅則於深衣本章文勢順矣舊製無襟設領微直而不方今以領之兩端各綴內外襟上穿着之際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自然兩領交會方如矩矣

深衣新圖



六帶

立氏曰用白絹闊四寸夾縫之或用其長圍過腰

按立氏有新

樣深衣圖今

載于此但領

之左端須用

結紐不然則

分開而不着

矣

而結於前垂絲以為一耳垂其餘以為紳用皂緇

緣紳之內邊及下謂腰下與裳齊又用五色

絲為小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至薄

士練帶卷一碎鄭氏曰練練之也士以下皆禪不

合而練積紅今作燥頭為之也碎讀如禪冕之禪

禪謂以緇染歸其側也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

士禪其末而已紐兩耳也陳氏曰碎讀如縞冠

素紕之紕綠也練總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練

緝其兩邊故謂之練腰及兩耳皆不緣堆緣其紳

故云下辟又并紐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疏曰并並

也謂一子下至士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方



氏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  
 始束而不可解至二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  
 之畫道與紳齊也又士緇薛二寸再繅四寸鄭氏  
 曰士裨畫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  
 以素皆廣四寸一以練廣二寸再繅之陳氏曰士  
 練帶推廣二寸而再繅腰一也則亦是四寸矣劉  
 氏曰深衣不言帶之制王藻而不言為用祭服之帶  
 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正統之文但禪複異耳  
 蓋氏曰如禮單用為是今安于祭之長與禮註不  
 同謂一繅為耳中繅為兩寸而亦之結之義也建  
 安何氏曰繅四寸謂旁兩紐也二寸律素

律素  
繅也

緇冠

丘氏曰糊紙或用烏紗加漆為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圍以為式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用一長條廣四寸長八寸長篋積以為五梁縫皆向上彎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為竅以定筭筭用白骨或象牙為之建空何氏曰三晉制度曰緇布冠用烏紗漆為之不如紙充堅便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鄭註不蕤質無飾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家語冠頌孔子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註齊虞

以上曰太古疏曰將祭而齊則緇者以鬼神尚幽  
闇也宋子曰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武

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璣鬢解也

緇布冠新圖



丘氏曰按家禮緇冠下註武高寸許上  
為五梁跨頂前後下着於武屈其兩端  
各半寸自外向內武之兩旁半寸之上  
竅以受筭則是梁之可頭谷蓋武上而  
又屈其末於武內也今卷首舊圖者乃  
加梁於武之上際武之前面又鏤形如  
俗所條環者又於武兩旁各增一穴以  
受筭不知作圖者何所據也且圖下所



注一依本文而畫以為圖却不然殊不  
可曉今人家多泥此圖所作樂與朝服  
梁冠崇覺得太高與溫公畫像全不相  
類今依家禮本文尺寸制度別為新圖  
形制庶幾與溫公畫像相合使與舊圖  
相質證云○今人本注及丘氏之說考  
之則舊圖果誤故茲載新圖及其說以  
備證正

幅巾

丘氏曰用皂絹六尺許當中屈摺為兩葉就右邊  
屈處摺作一小橫幌子又翻轉從幌子左邊四五

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圓曲而下循左邊至于兩末  
又將翻轉使所縫餘剩綃藏裏却以帆子當額  
前裹之於對兩耳處兩邊各綴一帶帶闊二寸長  
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宋子曰古人戴  
冠冢林宗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如  
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又按林宗傳嘗  
行遇雨巾一角<sup>上</sup>時人乃故為折巾一角以為林  
宗巾註周遷輿服事曰巾以白葛為之形如帕  
本居士野人衣服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  
又符融傳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註以一幅為巾  
其制若如温公則無角可以墊矣是兩人一時名

士而所着亦兩樣巾矣。抹宗之巾不知何狀而幅巾之名實起於緯則矣。又桓帝時韓伯休亦紫巾幅巾又汝南先賢傳袁闕率勅其子着疏布單衣幅巾蓋皆一時事也。立氏曰按禮深衣篇無有冠制而緇布冠古用以為始加之服然亦冠而弊之非常服也。至宋溫公始服深衣冠緇冠而裹以幅巾。朱子效之亦非古制也。若夫幅巾之制古者有冠而無巾巾止以冒尊壘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至漢去罪人冠而加以黑幘所謂巾幘者特為庖人賤者之服。士大夫以為首服者始見于郭林宗折角巾。此後晉人又付接羅白葛等巾於是如人



着矣幅巾固非古制然世承用已久姑書于此使  
有所考云

黑履止白絢縹純綦

達安何氏曰王晉云用白履丘氏曰按禮則黑履  
當作白履為是用白布作履如世俗所謂鞋者而  
稍寬大既成用皂絲條一條約長尺三四寸許當  
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  
一二寸歧為二復綴其餘條於履面上雙交如舊  
圖所畫者分其兩稍綴履口兩邊緣處是之謂約  
於牙疋相接處用一細紅條周圍綴於縫袂中  
是之謂縹又於履口納足處周圍以皂絹廣

一寸是之謂純綦又於履後跟綴二色帶以繫之  
如世俗鞮帶是之謂鞮音又曰如黑履則用皂布  
為之而以白或青為紵純綦又曰按黑履註下  
云白紵純綦而卷首圖下註云深衣用白履蓋  
以履順裳色深衣裳所用白則履亦合用白矣又  
禮黑履以青為紵純白履以黑為紵純深衣  
用白履則皆用黑色為飾若黑履又裳以青為飾  
不用白也書儀黑履白緣自註方複下曰烏禪  
下曰履周禮履有五色近世惟赤黑二色赤貴而  
黑賤今用黑履白緣亦從其下又曰夏用緇冬用  
皮自註云古者夏葛履冬皮履今無以葛為履者

故從衆

劉氏止穿貫者也

周禮鄭註約之言拘也公為行戒狀如刀衣鼻  
在履頭跣云言拘取自拘也為行戒者謂低  
目不忘顧視也吳氏云用緇一寸屈為之頭者  
履頭以受穿貫也蓋或條或緇皆所以受繫者  
也

縵謂止之縵

周禮鄭註縵下綠也疏云下綠即牙底相接之  
縵綴於其中也劉雜記創以五采註創施諸  
縵中若今時條內則踈組創俱為條也韋氏云  
組縵也然則薄間為組似繩者為創創言創條  
編綠為之

純者歸也

周禮註以條為口  
綠也廣一寸也





綦止繫履者也

禮記註綦履繫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按禮註約為履頭鼻丘氏謂雙交綴履面上純用條丘氏用皂綃起從俗且取簡易而非古也

履新圖



丘氏曰冢禮深衣用白而履用黑考儀禮玄端則用黑履素積則用白履履常順裳色也今依卷首圖註作白履舊圖鶻突今考儀禮等書別

為圖如之今按丘氏此圖比舊圖為詳茲載于此俾得參考

家禮考證  
卷之二

家禮考證  
卷之二



